

儿子要求父亲增加抚养费

当初有过的约定不妨碍子女提出新的合理要求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特约通讯员 富心振)10年前,父母离婚时,父亲按协议一次性付清了儿子的抚养费。现儿子认为抚养费偏低,上法庭要求父亲增加抚养费。父亲认为儿子的抚养费已一次性结清而拒绝增加。

近日,南汇区法院对这起抚养费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故父亲应从2007年7月1日起,在原每月负担并已支付儿子抚养费100元的基础上,再每月负担给付抚养费100元,至其儿子18周岁止。

儿子 抚育费偏低

1997年5月,陈晓(化名)刚满5岁时,父母因夫妻感情破裂,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协议,陈晓随母亲施女士共同生活,父亲陈先生以其应得的共同财产、经济、债权份额折抵5600元,偿付应负担的儿子抚养费,另陈先生再一次性支付儿子的抚养费8000元,两项合计1.36万元,以此结清儿子的抚养费。

10年后,陈晓已上了中学,其以自己所需生活、学习费用不断增加,原抚养费偏低为由,于今年5月向南汇区法院提起增加抚养费的诉讼。

父亲 费用已经结清

陈晓诉称,父母离婚时,父亲按约定一次性付清了抚养费。但随着自己的长大,现所需生活、学习费用增大,原抚养费偏低,给自己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故要求父亲陈先生在原每月负担自己抚养费100元的基础上增加至300元,及负担50%的学习、医疗费用,至自己独立生活止。

针对儿子的诉求,父亲陈先生则辩称,自己目前无工作,亦无经济收入;自己再婚后又生育一女儿。10年前,自己已一次性支付了儿子的抚养费1.36万元,应当负担的抚养费已一次性结清。因此,他拒绝儿子的诉讼请求。

法院 酌情增加数额

法院认为,陈晓的父母离婚时,约定陈晓随其母亲共同生活,陈晓的父亲一次性给付抚养费1.36万元,以此结清陈晓的父亲应负担的抚养费。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现随着陈晓年龄长大,陈先生原约定每月负担儿子的抚养费数额,显属偏低,陈晓要求父亲增加抚养费数额的请求,与法有据,应予支持。法院据此判决其父增加抚养费的数额。**评论** 07071712601

离职员工上庭索讨奖金

法院认为该项奖励不属年终奖,不支持诉请

本报讯 (记者 郭剑烽 特约通讯员 李鸿光)已与公司办妥离职手续的雇员小徐,认为公司发放的奖金自己应该有份。他把上海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告上法院,提出应按同工同酬标准判令上航支付年终奖金4060元及25%经济补偿金。日前,静安区法院对小徐该诉请判决不予支持。

在上航商务部工作已有十多年的小徐,2007年1月13日向公司提出辞职获准,公司在同月18日为他办妥了退工手续。几天后,上航公司决定在春节前发放一次性奖金。

发放范围是2006年在册且2007年2月5日仍在册的全体员工。小徐认为自己与其他拿到奖金的在岗员工一样,为公司提供了劳动,却没有拿到这笔奖金,他起诉到法院,要求能够享受同样奖金标准。

法院认为,上航公司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自主确定奖励措施。上航公司发放的该奖金不属于2006年的年终奖,奖励目的是为了促进员工2007年的工作。因而,法院判决对小徐该诉请不予支持。



绍波 图

徐汇区法院集中审理五起涉毒案 六个瘾君子分别获刑并处罚金

本报讯 (记者 袁玮 通讯员 侯荣康 潘文婕)寻求刺激,沾染吸毒恶习,以贩养吸,害人害己。徐汇区法院日前开庭审理了5起涉毒案件,并当庭作出判决:常红林、黄歌等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3年6个月,同时并处罚金。

常红林和女友庄薇都嗜毒成瘾。今年3月5日,两人经事先约定,驾车前往虹漕南路百花街口交易毒品,被民警当场抓获,缴获海洛因14.02克,毒资3600元。由此,一对情人双双由情网坠入法网。

黄歌则是本市一家酒吧的业务经理,收入不菲,家道殷实。为了追求时尚,他居然对毒品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什么冰毒、摇头丸、“开心果”他都遍尝为快。今年3月11日凌晨,黄应一名女客人的要求,将冰毒卖给对方供其吸食。在法庭上,被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罚金2万元的黄歌泪流满面地说道,在他的工作环境和朋友圈,吸毒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自己出于好奇染上了这个恶习,以致不能自拔。如今真是追悔莫及。

据统计,今年以来徐汇区法院共审理涉毒案件33起,仅6月份就有16起,涉案的被告人有经理、个体户、农民及无业人员等,其共同特征是职业不稳定,都有吸毒史或不良嗜好,有的还有犯罪前科,他们以贩养吸,最终落入法网。

浦东边检阻留多名非法居留的“外国打工仔” 错把工作证当成签证

本报讯 (通讯员 范洪祥 丁人杰 记者 江跃中)误将在中国的工作证件当作签证使用,7月份以来,近10名外国旅客非法居留,并欲持过期签证出境,被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阻留。

昨天上午,一名新加坡籍旅客张先生,欲从浦东国际机场出境回国,在接受边防检查时,浦东边检站民警发现其所持用的中国

签证已经过期近3个月,按法律规定应当将其阻留。得知该情况后,张先生非常不解,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工作证交给了民警,表示上面明明写着能在中国工作到2008年,怎么可能过期呢?

民警对签证和工作证的性质以及法律作用,向其做了解释。了解情况后,张先生知道自己把工作证和签证的用途搞混了。

|相关链接|

签证和外国人工作证在法律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签证是由我国外交机构和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签发的,给予外国人入境中国并停留一段时间的资格。工作证是由劳动部门签发的,不具备给予外国人在中国停留资格的权力。外国人不能凭工作证上的时效在中国居留。

“承包飞机航线”诈骗2800万元

王海燕被市检察院二分院提起公诉

东借西还

得到毛的信任后,王海燕以同样的理由,请毛帮助其拓展投资渠道。在毛的“引荐”和高额利息的诱惑下,卜、李先后向王海燕投入巨资。收到卜、李二人的资金后,王海燕立即将其转到毛的账户上,以维持毛的信任。同时,王海燕也积极“挖掘”自己身边可利用的资源。在2005年至2006年,王海燕陆续找到亲戚王、陈等5人,同样以承包航线和许以高额利息的借口,骗取投资款,并把从下一家借来的钱用于偿还上一家的本金和利息。由于都是亲戚朋友,王海燕很容易就骗取了大家的信任。

而实际上所谓“包机”业务,不过是王海燕为了诈骗资金杜撰出来的,其集资所得的一部分用于偿还各方的借款,另一部分给其男朋友作为赌球资金。

赌球案发

然而,王海燕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她决定“背水一战”。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网上赌场里鏖战了一个月,她不仅没有收回本金,反而亏了一大笔钱。

于是,王海燕索性破罐子破摔,继续上演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而几名当事人还被蒙在鼓里,无人知道内情。直至毛知道王海燕在网上赌球时,还对王海燕的经营抱有幻想。到2006年底,得知王海燕的男友携款600万元远走高飞去了巴西后,毛等人终于坐不住了。他们在索要投资未果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到案发时,王海燕从8人身上骗取投资款总计人民币2800余万元,至今尚有1200余万元无法归还。

通讯员 曹小航 梁奋进
本报记者 郭剑烽

为圆自己的发财梦,在一无资质、二无执照、三无资金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王海燕谎称自己经营承包飞机航线的业务,非法向他人募集资金并据为已有,至案发时共骗亲戚朋友等8人2800余万元,至今尚有1200余万元无法归还。日前,王海燕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依法以诈骗罪起诉。

跳槽单干

王海燕初中毕业后,考入一所旅游学校。1999年,学习了两年专业知识的王海燕在上海一票务中心找到订票员的工作。在票务中心工作期间,王海燕熟悉了基本的业务流程,也积累了一定的客户资源,不安于现状的王海燕决定从公司跳出来“单飞”。

从2000年开始,王海燕干起了个体户,经营散客的订票业务。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毛先生,毛同

意与王海燕“合作”,为王海燕提供资金,两人共同经营机票预定业务。按照双方的约定,王海燕要付给毛高额利息,由于能按时兑现承诺,几年下来,双方倒也相安无事。

编造谎言

到了2004年春节,由于与王海燕合作的部分商务票务中心不能按时结算费用,她的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为了稳住毛这棵“大树”继续投资,王海燕谎称自己投资了承包飞机航线的业务,资金缺口较大,要求毛追加投资额,并承诺继续予以高额利息回报。面对从未失信于己的王海燕,面对唾手可得的巨额“利息”,毛欣然同意,把自己的“投资”直接打入王海燕的银行卡里。随后,王海燕在一航空服务公司租赁了一个房间,在一无资质、二无执照、三无资金的情况下开始其所谓的承包飞机航线业务。

渗水屋顶两工人相继触电七家被告共同赔偿一十三万余元

2005年5月底,定西路路上一家科研单位因为办公室天花板渗水找当地物业维修。物业查看了房屋现场后,认为办公室房系该单位自己搭建的违章建筑物,物业不予维修。物业介绍了久望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前去维修。

2005年6月5日上午,久望装修公司的工人李新来到该科研单位维修屋顶。维修房系老式公房底楼天井搭建而成,李新要到达该房屋顶需从相邻的天井攀爬上去。相邻的天井均有类型不同的违章搭建。当他查看了漏水屋顶情况并从原路返回取工具时,经过一违章搭建处为保持身体平衡,他只得一手扶着搭建的栏杆,一手抓住旁边的通信光缆电线,不料因此触电,被路人送往医院抢救。

和李新同一装修公司的张松得知李触电后,赶到事发地查看。他像李新一样爬到维修处查看了一遍,在原路返回中同样遇到了需拉栏杆和通信光缆来保持平衡的通行地点,张松同样触电。其他工人见状将其送往医院。

李新和张松经过抢救,虽无性命之虞,但都留下程度不等的体表烧伤和脏器损坏后果。经过调查,两人的触电是因为电线疏于维护,破损漏电及多户违章搭建,妨碍正常维修通行共同引起的。2005年10月,他们两人状告网络通信公司、所需维修的某科研单位、搭建违章栏杆的居民等7家被告,要求他们共同赔偿。法院通过调解,最终责成这些被告赔偿李新2万余元,赔偿张松20余万元,其中没有责任的电力公司出于人道主义,共赔偿两人7万余元。(文中人物均系化名)